

紹劇猴戲及折子戲饗觀眾

塵 紆



劉建揚飾演孫悟空

今屆戲曲節的參演劇種，除了京、崑、粵之外，還有來自浙江的紹劇以及山東的幾個小劇種。對於香港戲迷來說，紹劇這個重要的浙江劇種，當然不會陌生。記得二〇〇八年浙江紹劇團來港參加「中國地方二〇〇八戲曲選」，在香港大會堂劇院演過三場。對於老戲迷來說，一九九一年紹劇團參加「中國地方戲曲展」的演出，也應印象頗深。

紹劇猴戲 本屬偏鋒

望文生義，紹劇當然是發祥於浙江紹興。以前人們稱之為紹興亂彈，或紹興大班。建國後翌年才定名為紹劇。提起紹劇，大家當然馬上想到幾十年前由六齡童及七齡童聯合主演的《孫悟空三打白骨精》及相關的猴戲。把紹劇這個原先只流行於紹興本地以至甬、杭、滬一帶的地方劇種帶到省外以至國外的，確實是紹劇裏的猴戲，不過追本溯源，猴戲只是幾十年前冒起的偏鋒，而紹劇的主體，應從清朝說起。

紹劇不是一個很古老的劇種，抑或是一個頗新的劇種？簡單來說，紹劇既不是新，但說不上很舊。據云，紹興亂彈初見於清朝康熙年代，而到了乾隆年代，紹興亂彈相信已經頗為蓬勃。不過，要到道光年代，紹興亂彈才有信而可徵的史籍記載。及後班社林立、藝人輩出。到了清末民初，紹劇的演出地區，已經伸延至上海，而那個時代正是紹興亂彈的高峰期。

劇團數目 不斷萎縮

據載，民初以至抗戰之前，演紹興亂彈的大班，少說也有二十多個。建國初期，職業的紹劇團減至九個。「文革」前，紹劇團經編整後只剩下六個；「文革」後改革開放之初，整個浙江省專演紹劇的團體只有三團一院。一九九二年，劇團再予合併，組成浙江紹劇團。四年前，這個僅餘的紹劇團再經整編，成為紹劇藝術研究院。今次來港演出的，正是這所研究院，而其前身就是上次〇八年來港的浙江紹劇團，當中的骨幹演員，例如劉建揚、姚百青、胡建新等，都留在這所研究院。目前而言，負起研究、承傳、弘揚、公演紹劇的責任，主要落在這所研究院

，以及位於杭州市的蕭山紹劇藝術中心。

行當劃分 頗有不同

戲曲的行當劃分，總離不開生、旦、淨、丑。紹劇當然也不例外。不過，紹劇的行當劃分，倒自有特色。首先，紹劇把各個大小行當分成三堂，即白臉堂、花臉堂、旦堂，而每堂之下，各有行堂若干。白臉堂之下，有四個行當，即老生、小生、外、末；花臉堂之下也有四個行當，即大花面（大面）、二花面、小花面、四花臉；旦堂之下則有五個行當，計為：正旦、花旦、作旦、老旦、五旦。上述三堂，合共行當十三個；行裏稱之為「十三先生」。到了民初，基於藝術發展的需要，紹劇在原先的十三行當另加五個輔助行當，計為：幫小生、外末、六白臉、副大面、五花臉。這五個新行當與先前的十三個行當，合共為十八個行當，行裏稱之為「十八子弟」。

堂喉子喉 還有乖喉

上述行當中，白臉堂的老生、外，花臉堂的大花面、二花面，以及旦堂的老旦，均以真嗓（真聲）唱曲，行裏稱此為「堂喉」。白臉堂的小生及旦堂的花旦，都以假嗓唱曲，行裏稱此為「子喉」。花臉堂的小花臉唱曲時，低音區用真嗓，高音區則用假嗓，而這種真假兼用的唱法，行裏稱之為陰陽喉。

順帶一提，各個劇種的老生，例必用真嗓唱曲，但紹劇可不一樣。除了用真嗓，紹劇老生也用假嗓，但比花旦、小生所用的假

嗓（子喉）寬亮，而行裏稱此為「乖喉」。遇有真假嗓並用而以真為主假為副，則稱之為「堂乖喉」；至於以假為主真為副者，則稱之為「乖堂喉」。這些名稱，倒也可愛有趣。

聲腔多種 亂彈為主

以聲腔論，紹劇是一個多聲腔而不是單一聲腔的劇種。儘管聲腔不止一個，但有主次之分。紹劇的主要聲腔是亂彈，而當初紹劇稱作紹興亂彈，亦是基於這個道理。光是亂彈聲腔，也分「三五七」、「二凡」、「揚路」等。「三五七」是一種由曲牌體逐漸演變成板腔體的過渡聲腔。嚴格來說，「三五七」是一種分上下句的七字句結構，下句是七個字，而上句則是三字或五字。換言之，「三五七」的結構是上句三字或五字，下句則是七字。當中上句的句格，比較自由，可以用三個字作為上句（行裏稱為「單頂頭」），也可以重複使用三字句，即兩個三字句，共六個字（行裏稱為「雙頂頭」），甚至是先三後五，即是說，先來一個三字句，再來一個五字句作為上句；下句則定為七字，當中既有「三四」句，也有「四三」句，而兩者以前者較多，即是說，下句的開首是

三個字，然後是四個字。

「二凡」之下 板式有五

除「三五七」外，「二凡」是亂彈體系內另一重要唱腔。不過，必須明白，「二凡」也只不過是這種唱腔的總稱，蓋因在「二凡」之下，共有五種板式，計有：緊打慢唱的「中板」、「慢板」和「快板」，散件散唱的「浪板」，以及屬於輔助而往往置於唱段之首的「導板」。當中以頭三種，即「中板」、「慢板」、「快板」為主，而這三種板式充分凸顯紹劇緊打慢唱及高亢激越的特色。再者，紹劇裏如果以「二凡」作為一個整套的唱段時，板式的安排上必定是以「導板」為首，隨之而是「慢板」、「中板」、「快板」，然後以「浪板」作結。

紹劇除了以「三五七」及「二凡」為主的亂彈之外，還有移植自省內另一個叫作調腔的劇種裏所用的「調腔」，而這種調腔，是屬於聯曲體，而不是板腔體。有學者認為，「調腔」是南戲四大聲腔之一的餘姚腔的遺音。不過，礙於餘姚腔早已湮沒難辨，上述說法根本無從核實。

除了「調腔」，紹劇也常將崑曲的某些曲牌用在屬於亂彈的劇目中。

傳統樂隊 六人組成

伴奏音樂方面，傳統的樂隊是由六人組成，當中分為「上三把」和「下三把」。「上三把」是指負責板、鼓的「鼓板」；掌笛、大噴呐和二胡的「正吹」，以及掌三弦、外鼓的「三弦」。「下三把」是指負責板胡、噴呐、小鈸的「副吹」；負責斗子（一種聲音高亢的弦索樂器）和大鈸的「斗鈸」，以及負責小鑼及值台的「小鑼」。不過，隨着時代改變，今天樂隊的編制及司職，已有頗大變化，而所用樂器，亦多有更改。



孫悟空（左）和紅孩兒



猴戲《孫悟空三打白骨精》劇照

小劇場獎 頒八獎項

【大公報訊】記者周怡、實習記者王嫻嫻報導：由101arts.net藝術新聞網主辦的「第八屆香港小劇場獎」頒獎禮，昨日於香港演藝學院舉行。

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（香港分會）主席張秉權在頒發「最佳整體演出」獎項前說，香港劇界整體演出的氛圍是充滿熱情的，因為大家都有夢想。他更以英超冠軍李斯特城為例，「有夢想，就有可能實現。」

男主角激動又哭又笑

本屆「最佳導演」獎項，獲提名的作品共有七齣，涉及十名劇場工作者，開創了香港小劇場獎創立以來，最多人角逐的名單。最終陳炳鈞憑藉《電子城市》（前進進戲劇工作坊）獲得此獎。未能出席頒獎禮的陳炳鈞，由代領者發表其得獎感受。他認為和年輕人合作既刺激又具挑戰，希望能夠繼續和年輕的藝術家或演員等合

作，帶來更多的作品。

鄧宇廷憑藉《順風·送水》（香港話劇團）獲「最佳男主角」。情緒頗為激動的他，上台發表得獎感言時又哭又笑。「從小並不優秀的我，卻幸運地遇到很多好老師，給了我演藝道路上的啟蒙。」而在《順風·送水》中，他特別感謝導演陳永泉給他「送水佬」這樣一個角色，以及與他做對手的「對手」。

「最佳舞台效果」得獎作品為天台製作的《行為淪喪》，劇團藝術總監李媛晶感謝大家對環境劇場的鼓勵與支持，並表示會繼續努力為大家帶來佳作。

促設表演藝術資料館

「第八屆香港小劇場獎」共有八個常設獎項，其餘得獎名單包括：「最佳劇本」甄拔濤《灼眼的白晨》（香港話劇團）、「最佳女主角」陳麗珠《4.48精神崩潰》（進劇場）、「優秀女演員」潘芳芳《

沙膽大娘和她的兒女》（第四線劇社）、「優秀男演員」艾敬生《漁港夢百年》第二部曲《噩夢連場》（天邊外劇場）、「最佳舞台效果」《行為淪喪》（天台製作）等。

「香港小劇場獎」創辦人兼召集人曲飛表示，香港表演藝術越來越受到社會關注，香港政府各部門及半官方團體都致力推廣表演藝術，他希望香港政府能夠把握時機，盡快興建「香港表演藝術資料館」，保留各式各樣的劇場製作記錄及發展歷程。

電影《踏血尋梅》獲獎男演員白只、金像獎導演張經緯、灣仔區議員楊雪盈、香港藝術發展局文學委員會主席吳美筠、資深傳媒人倪秉郎、康樂文化事務署高級經理（戲劇及戲曲）鄭惠貞以及資深化妝藝術家陳明朗等亦作為頒獎嘉賓出席頒獎禮。

查詢更多詳情可瀏覽網站www.101arts.net。



「第八屆香港小劇場獎」有多名資深表演藝術家及團體獲獎 大公報記者周怡攝

齊白石作品深圳展出

【大公報訊】記者王一梅深圳報導：齊白石的真跡《紫丁香館圖》今日起亮相深圳古玩城，市民可往觀賞國畫大師原作的風采。此畫為齊白石七十八歲時所作，用筆簡約，文人畫氣息濃郁，水墨勾畫出瓦房三間，院中一株紫丁香樹蓬勃而出，花葉略施淡彩，典雅端莊，與淡墨揮出的遠山遙相呼應，中間空白處兩段長題，記

載了紫丁香館主人的一段往事。今日至本月十六日，第十二屆中國（深圳）國際文化產業博覽交易會在深圳會展中心舉行。北京市文物公司在深圳古玩城分會場參展，推出的名家書畫精品共計十六件，分別選自齊白石和李可染的畫作，並從中選出一幅齊白石真跡《紫丁香館圖》在深圳文博會期間展出。

今日文化節目精選

- 悅笙曲藝會晚上七時十五分於高山劇場演藝廳舉行「千風鳴鳴賀師恩」粵劇折子戲演出。
- 顯美之聲合唱團主辦「陳美玲師生演唱會」晚上七時半於牛池灣文娛中心劇院舉行。
- 法國五月藝術節節目「特羅蒂尼翁與加雷」音樂會晚上八時於香港大會堂劇院舉行。
- 進劇場晚上八時半於香港文化中心劇場演出話劇《莎拉·肯恩在4.48上書寫》（英語場次）。
- 「他鄉情韻——克勞德·莫奈作品展」於香港文化博物館一樓專題展覽館展至七月十一日（逢周二休館）。



李媛晶感謝大家對環境劇場的鼓勵與支持 大公報記者周怡攝



張秉權鼓勵劇場工作者堅持夢想 大公報實習記者王嫻嫻攝



「最佳男主角」鄧宇廷感謝導演陳永泉給他「送水佬」這樣一個角色 大公報記者周怡攝